

■善邑文教

嘉善县实验小学及其前身程氏义塾

■戴 丽



解放初秉义完小校徽(计益提供)



嘉善县魏塘镇中心小学校徽



嘉善县实验小学校徽(两种)

清道光九年(1829),原籍安徽歙县的富商程素庵(学洙)在嘉善城内经营布庄,积累了不少财富,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昆绅。他效仿当时嘉善名门望族积极捐资修桥铺路、兴办义学的善举,更为了平息一桩官司,就捐助纹银11654两、义田500多亩,在程家祠堂西面(后来的浦弄2号)建造一所义塾,作为程氏族中弟子、魏塘镇及周边乡村家庭较贫困儿童的求学之所,将其命名为“程氏义塾”,因地处嘉善县治之东,故也称之为“治东义塾”。

创办之初,义塾房屋全是七楹、九楹平屋和一幢三开间厅堂。塾中教师由程家聘请,教师4人、学生48人。关于义塾的教室,据说一开始有3间讲课的书屋,一间叫“养正斋”,是启蒙教学的地方;一间叫“时习斋”,是讲授四书五经的场所;一间叫“文艺斋”,是用来教学时文、习作八股文,进行科举应试的练习场所。同治十二年(1873)增开“日新斋”,光绪六年(1880)又开“进修斋”。又一说是分为“元”“亨”“利”“贞”四斋,即四个课堂,教育内容为专读经书。义塾不收学杂费,还供给书籍簿册,每天免费提供中饭,还规定每月吃荤4次。每到年终岁末放寒假时,还给每个学生发放大米1斗、衣服1套作为接济和鼓励,所有费用均来自所捐赠义田出租的收入。程氏义塾创办不久,又陆续有人捐田数百亩,共有学田

1085亩,是清末嘉善境内规模颇为壮观的一所学校,经费比较充足。当时义塾收受贫困子弟的入学方式,是以满座为止。据说当时一般贫困人家报名极多,甚至发生了孩子尚为婴儿、大人就跑去报名登记的情况。

为保证义塾经费能长久维持,程素庵在塾内勒石刻碑,明文约定:“凡程氏后辈,无论何人,不管发生什么困难,均不准动用义田稻谷,和窃为己有。”规定了程氏子孙无论碰到何种情况均不得干涉义塾财政、动用义塾资金,以示办学决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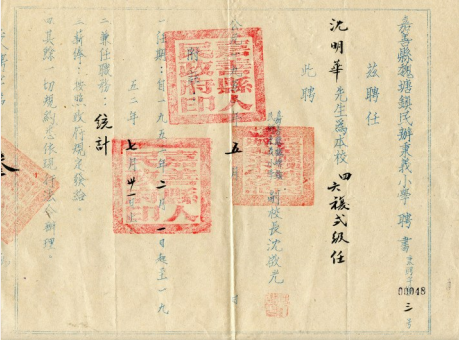
清末废除科举,废书院、办新学之风甚炽,传统的义塾、书院等纷纷改为新式小学堂。程氏义塾也于宣统二年(1910)二月改为“程氏私立秉义小学堂”。学校管理由原来程氏家族转为“校董会”,董事长仍由程氏家族后裔主持,还邀请了地方上热心教育的士绅名流加入校董会,逐步实现社会化管理。在辛亥革命后,学田竟已增至1350亩。民国时期,校长由上级教育管理部门任命,教学内容也由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,转变为国文、算学、常识等,实现现代小学制转变。根据1992年6月编印的《嘉善县教育志》记载,校名也经历了“程氏私立秉义小学堂”“嘉善县私立秉义初等小学堂”“嘉善县第一学区私立秉义小学”“嘉善县私立秉义小学”的嬗变,是当时

嘉善的一所完全小学。

1937年11月,日寇入侵,嘉善沦陷,学校被迫停办。1941年秋天,学校始又恢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仍以私立形式维持一年多,至1951年春季由人民政府接管,改为“嘉善县魏塘镇民办秉义小学”(简称为“秉义小学”)。1954年8月,国家统一接管了各类私立学校,秉义小学也与“嘉善县私立新生完全小学”(简称为“新生小学”,前身是嘉善县私立圣类思小学)合并,更名为“嘉善县浦弄街小学”,原新生小学作为分部(塘坊街嘉善浴室原址),共有9个班级、300余名学生。1958年8月,又撤销分部,学生全部转入本部学习。“文革”期间,先后更名为“嘉善县魏塘镇工农兵小学”“嘉善县食品厂‘五七’学校”“嘉善县魏塘镇工农兵小学”。1978年改名为“嘉善县魏塘镇第一小学”,1979年被教育局确定为县重点小学。1984年确定为“嘉善县魏塘镇中心小学”。1990年更名为“嘉善县实验小学”。1998年8月25日,学校搬迁到新校址魏塘镇玉兰路293号。现嘉善县实验小学分为南、北两个校区。

从清道光九年(1829)创办程氏义塾算起,嘉善县实验小学已经走过了195个春秋,接近两个世纪,颇不平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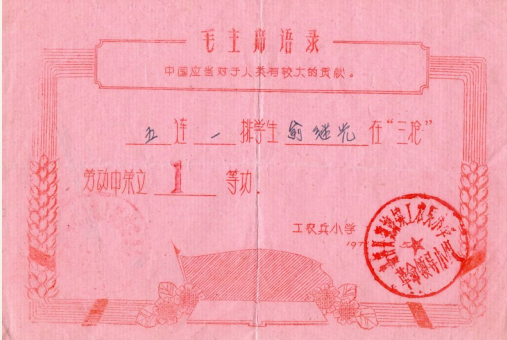
(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戴丽提供)



嘉善县魏塘镇民办秉义小学教师聘书(1952年5月)



嘉善县浦弄街小学毕业证书(1959年7月)



嘉善县魏塘镇工农兵小学荣誉证书(1971年8月)

■嘉善记忆

记忆中的攒坯

■三邵草

杜甫云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,是天下百姓的夙愿。

祖先发明了用砖砌墙,建造房屋。制砖先要制土坯,再把土坯装入窑墩里,通过炉火日日夜夜地煅烧方可成砖。煅烧后期,还得不断地担水、登顶,将水从窑墩的顶部注入窑内,形同淬火,让烧红的砖块华丽转身,成为坚硬十足的青砖。要知道,登顶的砖梯又窄又陡,即使徒手登高,都会叫人双腿颤抖,何况挑着一担水哩!

屹立在江边的窑墩就像一只巨型面包,难怪吾乡有“包子窑墩”这么个叫法。还曾流传“窑廊大包子”一说,指的是上世纪的干窑。那里窑墩林立,犹如一只只“大包子”。传说“干窑”的称谓是由“干窑”演变来的。

窑墩烧砖,土坯是原材料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制坯全由人工制作。土法制坯叫作“攒坯”。

取土

土坯用泥巴制成。家乡遍野都是乌油油的泥土,攒坯用土随处可取,且以水田里的黏土最为上乘。现成的泥土用来攒坯,十分方便。然后将土坯卖给窑墩头,就有花花绿绿的钞票进账。私人种田时,从自家田里取土。农村集体化后,社员攒坯计工分。取土也随便,攒坯的工场设在哪里,就在哪里取土。小辰光,常看到田头的土墩一个连着一个,也不知派什么用场。等摆开攒坯的场子才明白,原来这些土墩是为攒坯储备的。田间取土,若在某个角落挖取,形成大坑会影响耕作。分散取土,均衡土地,水田才不会变得坑坑洼洼。趁农忙时将田间各处挖沟的土块收集起来,堆成土墩。农闲时再把土取来,用于攒坯,不失为良策。可一味从良田里取土,会破坏水田的黏土层,影响庄稼生长,因此不能毫无节制地在田间取土。这不单是农民的真知灼见,还有不成文的乡规民约。既然田间不能恣意取土,攒坯用的泥巴又从何而来?除了土墩外,还去荒地开垦取土,好在那时野外的荒地不少。去荒地把土挖来,除去树根杂草、细石碎砖,必要时还得撑起三脚架,将土过筛。若泥土中混杂树叶杂草,攒出来的泥坯里含有杂质,经窑火一烧,成品的砖块结构疏松、承重力差,故而攒坯的用土十分讲究。

村庄近处能挖的土都挖没了,于是大人们不

辞辛劳,摇船去较远的地方找泥土,开垦,担土,装船。晚霞旖旎,船舱里装满了黑黝黝的泥土,清凌凌的河水托起沉甸甸的小船,小船载着发家致富的憧憬徐徐前行。水波织锦,绘制家园的幸福蓝图;欸乃声声,汇成美好生活的畅想曲。

1958年,家乡开掘了大河——红旗塘。绵延的红旗塘两岸,泥土堆积如山。真是天赐良机,这么多的泥土正好用来攒坯。勤劳致富,让乡亲们有了盼头。从此,红旗塘两岸,攒坯的工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,“噼噼啪啪”的攒坯声此起彼伏。

踏泥

攒坯用的泥巴,其质量要求很高,必须细软柔滑、可塑性强,这就需要将泥土捣碎搓细,再加水揉匀,像搅拌面粉般地把泥巴揉顺揉滑。原始的泥土颗粒又硬又粗,要揉成面团一样谈何容易?再说,若用手来搓揉,显然自不量力,于是就用脚踩,称之为“踏泥”。先将家里的大水牛牵来,让它助一臂之力。踏泥时还得不断往泥土里加水,边踏边泼,水要洒得均匀。人牵着牛绳,时时发出“噢噢”的催促声。牛蒙着眼,不紧不慢地迈开四蹄,老实实在地转了一圈又一圈,将泥巴踩了一遍又一遍。看牛蹄蹂踏不到的地方,赶忙前去补上几脚。一脚高一脚低,弄不好,脚下打滑了还会摔上一跤。还有一件烦心事,那就是时间一长,牛会拉屎撒尿。一旦拉在泥堆里,会污染泥巴,故而就得时时留神。看牛后腿下蹲,牛屁股撅起,马上用“撩子”(方言,音,指一种农用工具有)接住,一点都马虎不得。

泥巴经过反复蹂踏,渐渐变得松软柔韧起来,但离攒坯用料的要求还差很远,必须依靠人力精工细作,大人们绾起裤腿管赤足上阵,用力蹂踏。赤脚踩在富有弹性的泥巴上,人一耸一耸的,像在弹簧垫子上跳舞,看得小孩子心痒了,于是“嘻嘻哈哈”地加入踏泥行列。大人们求之不得,多一人就多一份力。

泥巴踏成什么样方可用来攒坯呢?简单地说就是“泥踏熟了”。一个“熟”字,用汗水浇灌,用力量铸就。泥巴经过反复翻转、蹂踏,变得像面团一样柔滑,将踏熟的泥巴一层层垒高,堆成一个“碉堡”。

要说泥巴像面团,其实更像做粑粑的糯米粉团。小孩子贪玩,抓一把泥土来捏只小鸟,让它飞起来,再捏条小鱼,让它游起来,玩得不亦乐乎,连吃饭都忘了。

大人们看着用汗水浇灌的“杰作”,拉开嘴角(方言,指咧开嘴角)笑了,第二天就能放手攒坯了。

攒坯

攒坯,都选择农闲时节。夏秋时分,气温尚高。攒坯是件体力活,且持续时间长,出汗也多。需要搭建工棚来遮阳。四根“杈杈”(方言,音,指搭棚专用的尖头木棍)竖四角,六根长竹构成田子顶,上铺棚荐。当空阳光灼灼,棚下凉风习习。

攒坯工序繁多,工具也不少。先是坯盒。坯盒木制的,是泥坯成型的模具,且拆卸自如。那时制的制式为七五砖,坯盒规格与之对应。取来大泥弓,制成的大泥弓呈“马”字形,底下绷着钢丝弦,切泥快如利刃,还不被泥土粘住。劳作者身围肚兜,开弓取土。大块的土四方方,有七八十斤重,双手托住底,蹬牢后瞪住肚皮,“哧吭哧吭”搬至坯凳旁,一块块码好。接着,按攒坯要求剖成小方块。一切安排妥当,就叉开双腿坐在坯凳上,像骑士那样雄赳赳地披挂上阵了。攒坯动作娴熟快速,先往坯盒内侧撒点毛灰防粘连;旋即举起初步塑成的长方形泥块,不偏不倚地用力攒入坯盒;再提起坯盒的一端在坯凳上丑丑结实,紧接着用小泥弓沿坯盒表面将多余的泥巴刮下;土坯还不够光洁,随即用蘸上水的抹坯棍来回地抹,一面抹光洁了,再将坯盒反转身来,换一面再抹;土坯的两面都光洁如镜了,这才用薄薄的坯板垫着;拆除坯盒,坯板托着土坯像模像样地出炉了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做起来比说还快,叫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父亲是攒坯行家。他一天能攒约一千四百个坯。我那二十出头的大哥更厉害,攒坯比武的擂台赛上,一天攒了一千七百多个坯,出足了风头。

掼坯

攒坯需选择晴好天气,这样才能让湿坯及时晾干。晾晒土坯有专门的场地——坯场。坯场上筑有晾坯的坯裙,一条条坯裙长长窄窄、笔直笔直,有如田垄一般。每条坯裙的间距有四五尺宽,利于通风采光。

把土坯侧立在坯裙上,叫掼坯。每块土坯都

有坯板托着。搬运时,将垫了坯板的土坯叠起来搬往坯裙,放在坯裙侧的坯凳上。用掼坯板合在土坯上,随即用双手手指夹住坯板的两端,用力松紧有度,然后放置到坯裙上。一次掼两块,侧身安放,叠得整整齐齐,垒得密密麻麻。一列坯也叫一埭坯。坯排列有序,就像摆好的“多米诺骨牌”。掼坯要骑缝放,这样错落有致,垒高了也不会倒塌。抽掉坯板,每块坯之间留下小小的缝隙。风儿见缝插针,吹拂到每一块土坯上。这样,土坯就干得快。刚出炉的土坯还怕阳光直射,曝晒下,土坯容易开裂。故而,掼好的坯要及时用草荐遮盖。草荐用稻草编织,长约三尺,宽约七寸,盖坯埭上恰到好处。最关键的还有,垒好的坯埭不得有丝毫倾斜,否则,大风一吹,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就上演了。

再是,掼坯的人见缝插针,将攒坯用土一一准备妥当。攒坯和掼坯配合默契,相得益彰。

晾坯

每条坯埭,掼好的土坯有十层之多。坯埭一条接着一条,仿佛就是一堵堵镂空的花墙,更像列队的士兵,显得气势不凡。

每条坯埭之间的空间颇像弄堂,故称作坯弄。坯弄里面故事多,那是小孩子捉迷藏的理想场所,在坯弄里奔跑,北面进、南面出,玩“失踪”,兴奋得丢了魂。

夜晚,怕露水打湿土坯,坯埭上盖了长长宽宽的草荐。夜色朦胧,还弄成了隐秘的“草舍”,那可是乡下男女青年约会的“咖啡屋”。

辛辛苦苦攒出来的土坯需要精心呵护。若天公不作美,夜间突降小雨,人们担心土坯被雨淋湿,赶紧起来去遮坯。一时间,坯场上人声嘈杂,灯火忽隐忽现。谁都只有一个愿望:祈求老天爷帮帮忙,千万别让土坯泡汤了。

土坯晾干了,装了满满一船,运到窑墩头。多日的付出,一朝得来回报,笑容在古铜色的脸上绽放。再说,土坯不经窑火的锤炼,怎能坚如石头、担负起建筑高楼大厦的重任呢?

21世纪初,为了推行节能减排工作,保护土地资源与自然环境,新型的建筑材料应声而起,窑墩成了历史遗迹,土坯更是销声匿迹。唯独“攒坯”的“噼啪”声犹在耳际萦绕。